

9
8
0
1
2
3
4
5
6
7
8
9
90
1
2
3
4
5
6
7
8
9
100
1
2
3
4
5
6
7
8
9
10

丑

劉向列女傳

七



新續列女傳卷之中

五代

王凝之妻 增補列女傳



王凝之妻李氏之女也。凝家青齊之間，為魏州司戶參軍，以疾卒於官。凝家素貧，一子尚幼。李氏携其子獨携一子而歸東過開封，止旅舍。旅舍主人見其婦人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長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為人執耶？」不可以一手，并汚吾身。即引斧自斷其臂。路人見者環聚而嗟之。或為之彈指。

或爲之泣下。閻封尹聞之，白其事于朝官，爲賜藥封。
奢厚恤李氏，而笞其主人君子謂王凝之妻索而不
汚禮曰男女授受不親，李氏其得之矣。

宋

三 太祖昭憲皇太后 增補列女傳

昭憲后者安喜杜氏之女，宋太祖之母后也。后性端莊，厭浮侈，治家嚴而有法。當太祖即帝位，尊為皇太后。而太祖拜于殿上，群臣賀焉。后愀然不樂，左右進曰：「臣聞母以子貴，今子為天子，胡為不樂？」后曰：「吾聞為君難，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

尊苟或失馭，求為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憂也。常疾革，召太祖謂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太祖曰：「祖考及太后之遺慶也。」后曰：「不然。正由周世宗使幼兒主天下，故汝得至此。汝當傳位于諸弟，以次及子。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也。」宋史稱其知社稷之至計云。君子謂其見之大而慮之遠也。易曰：「太君有命，闔國承家。」此杜后之謂也。

三 真宗郭皇后 古今列女傳

真宗，章穆郭皇后，太原人。宣徽南院使守文第二女。真宗在襄邸低上声，太宗爲聘之，封魯國夫人。進封秦

國真宗嗣位立為皇后謙約惠下性惡奢靡族屬入謁禁中服飾華侈必加戒勗下有以家寔求言於上者后終不許兄子出嫁以貪欲祈恩賚祖出裝具給之上尤加禮重

仁宗曹皇后 古今列女傳

仁宗慈聖光獻曹皇后真定人樞密使曹武惠王彬之孫也明道二年詔聘入宮景祐元年冊為皇后性慈儉重稼穡常於禁苑種穀親蠶繭善飛白書慶曆八年閏正月帝將以望夕下再張燈后諫止後三日衛卒數人作亂夜越屋叩寢殿后方侍帝聞變遽起帝欲

出后閉閣擁持趣音促呼都知王守忠使引兵入賊傷官嬪屢下聲徹帝所宦者以乳媼餘去歐小女子召上奏后叱声之曰賊在近殺人敢妄言耶后度賊必縱火陰遣人挈声入水踵其後果舉炬焚簾水隨滅乏是夕所遣宦侍后皆親剪其髮諭之曰明日行賞用是爲驗故爭尽死力賊即禽滅閣內妾與卒亂當誅祈哀幸姬姬言之帝貸其死后具衣冠見請論女法曰不如是無以肅清禁掖帝命坐后不可立請移數刻卒誅之張妃怡寵上僭欲假后蓋出游帝使自來請后與之無斬斤去色妃喜還以告帝曰國家文

物儀章上下有秩汝張之而出外廷不汝置妃不懌
亦而輟英宗方四歲育禁中后拊鞠周尽迨入爲嗣
子贊策居多帝夜果疾崩后悉歛諸門鑰藥寘於前
石皇子入及明宰臣韓琦等至奉英宗即位尊后爲
皇太后檢柅尼上曹氏及左右臣僕毫分不以假借
官省肅然神宗立尊爲太皇太后名宮曰慶壽帝致
極誠孝所以承迎娛悅無所不尽后亦慈愛天至或
退朝稍晚必自至屏扆上候賜音燭間親持膳飲以
食帝外家男子舊母得入謁后春秋高才逸音亦老
帝數言宜使入見輒不許他日脩侍帝帝復爲請乃

許之因偕詣后閣少焉帝先起若令音脩得伸親意
后遽曰此非汝所當得留趣遣出音曉得水疾侍醫莫
能治元豐二年崩初王安石當國變亂舊章后乘間
語神宗謂祖宗法度不宜輕改熙寧宗祀前數日帝
至后所后曰吾昔聞民間疾苦必以告仁宗因赦行
之今亦當爾帝曰今無他夏后曰吾聞民間甚苦青
苗助役宜罷之安石誠有才學然怨之者甚衆帝欲
爲安石所持遂不果帝嘗有意於燕薊音計已與大臣
定議乃詣慶壽宮白其寔后曰儲蓄賜予備平鎧音

仗士卒精乎帝曰固已辨之矣后曰更體至大吉凶
悔吝生乎動得之不過南面受賀而已萬一不諧則
生靈所係未易以言苟可取之太祖太宗收復久矣
何待今日帝曰敢不受教蘇軾音以詩得罪下御史
獄人以為必死后違豫中聞之謂帝曰嘗憶仁宗以
制科得軾兄弟喜曰吾爲子孫得兩宰相今聞軾以
作詩繫獄得非仇人中傷之乎据君上聲至於詩其過
微矣吾疾勢已萬不可以冤濫致傷中和宜熟察之
帝涕泣軾由此得免

五 仁宗馮賢妃 古今列女傳

馮賢妃東平人曾祖炳知雜御史祖起兵部侍郎妃
以良家女九歲入宮及長得待仁宗生邢魯國二公
主封始平郡君帝將登其品秩力辭不拜林峩人得
幸神宗生二王而歿王尚幼妃保育如已子在禁掖
幾六十年始終五朝勤猶禮度薨年七十七贈賢妃

英宗高皇后 古今列女傳

英宗宣仁聖烈高皇后亳音州蒙城人曾祖瓊祖繼
勲皆有勳王室至節度使母曹氏慈聖光獻皇后姪
也故后少鞠公宮中時英宗亦在帝所與后年同仁宗
謂慈聖異日必以為配既長遂成昏滯邸生神宗皇

帝岐主顥音嘉王顥音嘉君壽康公主治平二年冊為皇后后才內殿崇班士林供奉久帝欲遷其官后謝曰士林獲升朝籍分量已過豈援下先后家比上辭之神宗立尊為皇太后居室慈宮帝數欲為高氏營大第中后不許久之但斥望春門外隙音地以賜凡繕營百役費悉出室慈不調大司農丁錢元豐八牛帝不豫浸劇辰宰執王珪等入問疾乞立延安郡王為皇太子大后權同聽政帝頒音之珪等見太后簾下后泣撫王曰兒孝順自官家服藥未嘗去左右喜學各已誦論語本卷絕不好弄乃念王出簾外見珪等是日降

制立為皇太子初岐嘉二王日間起居至是母令輒入又陰勅中人梁惟簡使其妻製十歲兒一黃袍懷以來蓋密為踐祚奢卒備也哲宗嗣位尊為太皇太后驛石司馬光呂公著未至迎問今日設施所宜先未及條上已散遣僕京城後城皇城覘音卒止禁庭工技廢道洛司出近侍有無狀者戒中外毋苛飲寬民間保戶馬更由中旨王珪等弗預豫知又起文彥博於既老遣使勞諸途諭以復祖宗法度為先務且令亟疏音可用者從父遵裕坐西征失羣抵罪葵確音欲獻諛音以固位乞復其官后曰遵裕靈武之役奪

炭百萬，先帝中夜得報，起環榻行徹，且不能寐。聖情自是驚憚，葵去聲馴致大故，禍由遵裕得免，刑誅幸矣。先帝肉未冷，吾何敢顧私恩，而違天下公議？確悚慄而止。光公著至並命，為相使同心輔政，一時知名士彙謂進於廷。凡熙寧以來，政更弗便者，次第罷之。是以常平曰：式改青苗以嘉裕差役，參募音役除市易之法，追^音茶鹽之禁，舉邊^音砦不毛之地以賜西戎，而宇內復安。契^音丹主戒其臣下復勿生事於疆場，曰：南朝尽行仁宗之政矣。蔡確坐車蓋亭，許譖^音責嶺表。后謂大臣曰：元豐之末，吾以今皇帝所書佛經

出示人。是時惟王珪曾^音秦賀，遂定儲極，且以子繼父，有何間言？而確自謂有定策大功，妄扇^音夏端，頗爲異時眩^音惑，地吾不忍明言，姑託訕^音訕^音，上為名逐之耳。此宗社大計矣，邪怨謗所不暇恤也。廷試舉人有司請循天聖，故宣帝后皆御殿。后止之，又請受冊。宝於文德后曰：母后當陽，非國家義，况天子正衙，豈所當御？就崇政足矣。上元灯宴，后母當入觀，^音止之。曰：夫人登樓上必加禮，是由吾故而越典制於心殊不安，但令賜之灯燭，遂歲以為常。姪公繪公紀當轉，觀察使力遏之，帝請至再，僅遷一秩。終后之世，不復

改又以官冗當汰詔損外氏恩廸之一以爲官援先
臨政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繆定宋用臣既被斥祈
神宗乳媼入言之異復得用后見其來曰汝來何爲
得非爲用臣等游說乎且汝尚欲如曩_上日求內
降于撓國政耶若復尔吾即斬汝媼大懼不敢出一
言自是內降遂絕力行故更抑絕外家私恩文思院
奉上之物無問巨細終身不取其一人以爲女中堯
舜

祐八年九月薨疾崩年六十二

七 神宗向皇后

古今列女傳

神宗欽聖憲肅向皇后河內人故宰相敏中曾孫也

治平三年歿于穎影邸封安國夫人神宗即位立爲
皇后帝不豫后贊宣仁_音后定建儲之議哲宗立草爲
皇太后宣仁命葺集慶壽故宮以居后后辭曰安有
姑居西而婦處東瀆上下之分不敢徙遂以慶壽後
殿爲隆祐宮居之未將十后及諸王納婦后勑向族
勿以女實遷中冷當置_云援例以恩換閭職及爲選
人求京秩者且言有特旨后曰吾族未省用此例何
庸以私情撓公法一不與帝倉卒晏駕獨決策迎端
王童惇_音敦異議不能沮徽宗立請權同處分軍國事
后以長君辭帝泣拜移時乃聽凡紹聖元符以還惇

所存逐賢大夫士稍令牧用之故更有所如御正殿避家講立誕節之類皆不用至聞賓客故老寬徭音遙息兵愛民崇儉之舉則喜見于色總六月即還政

八 高宗吳皇后

古今列女傳

高宗憲聖慈烈吳皇后閑封人年十四高宗為康王被選入宮后頗知書從辛四明衛士謀為變入問帝所在后給之以免未幾帝航海有魚躍入御舟后曰此周人白魚之祥也帝大悅封和義郡夫人進封才人后益博習書史又善翰墨由是寵遇日至尋進貴妃顯仁太后亦愛后邢皇后崩顯仁以為詔冊為

皇后顯仁性嚴肅后身秉起居順適其意嘗繪古列女圖置座右為鑒又取詩序之義扁其堂曰賢志初伯琮以宗子召入宮命張氏畜之后時為才人亦請得育一子於是得伯琰名琰音籍中外議頗籍名張氏卒併育于后子視之無間伯琮性恭儉喜讀書帝與后皆愛之封普安郡王后嘗語帝曰普安真天子之表也帝意決立為皇子封建王出璽居紹興高宗內禪手詔后稱太上皇后居德壽宮上皇崩孝宗欲迎還太内后以上皇几遊在德壽宮不忍舍去因名所御殿曰慈福居焉嘗與光宗言及用人后曰宜崇

尚曰臣嘉王侍側后勉以讀書辨邪正立細常為先
孝宗崩光宗疾未平不能執喪宰臣請垂簾主喪莫
后不可已而宰執請如唐肅宗故更群臣發喪大極
履成服禁中許之后代行祭奠禮尋用趙汝愚請於
梓宮前垂簾宣光宗手詔立皇子嘉王為皇帝翌日
冊夫人韓氏為皇后撤簾汝愚後以謫死中各舍人
汪義端目汝愚為李林甫欲併逐其黨后聞而非之
年八十三崩

九 孝宗謝皇后 古今列女傳

孝宗謝皇后丹陽人初被選入宮憲聖太后以賜普

安郡王封咸安郡夫人王即位踰年進貴妃淳熙三年
立為皇后性儉慈減膳羊每食必先以進御服
澣澣濯衣有數年不易者方淵以后貴授武翼郎后
嘗戒之曰主上化行恭儉吾示躬服澣濯尔宜崇謙
抑遠驕侈後崩謚成肅

十 陳省華妻 古今列女傳

諫議大夫陳省華妻馮氏生三子堯叟堯佐堯咨真
宗時皆登進士第皆累遷至顯貴堯咨善射自號小
由基為荆南太守秩滿謁其母母曰尔典名藩有
何異政對曰州當孔道過客以兒善射莫不歎服母

曰忠孝以輔國爾父之訓也尔不務行仁政以善化
民顧專卒伍一夫之伎豈父之訓哉因擊以杖而堯
咨力金魚墜于地世称馮氏善教子有孟母之風焉

十一 章仔鈞妻 增補列女傳

章公仔鈞之妻浦城練氏之女也五代時鈞仕閩為
王審知將領兵戍浦城西岩山遣邊鎬王建封求援
建安失期當斬練氏以公嘗奇二人請縱之使逸復
使諸子遺以金二校遂奔南唐後南唐命查文徽取
建州二校已貴顯從行城陷議署之時鈞已謝世練
氏猶存居城中二校入城騎舊恩厚乃遺練氏金帛

且授以一白旗曰植此於門可保無虞練氏舉金帛
并旗反之曰汝今見報獨活我家豈足為義闔城之
人不下十萬未必皆有罪汝能全之乃為報吾恩不
然妾不能獨生也二校聽之丁城生聚采賴以完練
氏封至越國夫人後其子十五人孫六十人多躋通
顯曾玄以下表表者不可勝紀君子謂練氏為賢而
享厚德之報詩云無貳無虞上帝臨爾此練氏之謂
也又曰螽斯秩兮此練氏之子若孫之謂也

十二 銀瓶烈女 增補列女傳

銀瓶烈女者宋岳鄂王女也女生時母夢吞月生果

竒異性敏涉獵，百子喜傳之有烈有義者，苟適意即終夜玩之無斁也。甫言時鄂主從陣帰，女牽衣膝下，問之曰：「胡不卽一斬賊首耶？」識者列之後，鄂王被執，女痛父之冤，求自尽，或有止之者，女哭應聲曰：「我父戮力報主，捨賊賣國害忠，身屬女，卽報復天地，即不如大漢之緹縈，何不爲曹泣之女娥？父以爲臣死忠，我以爲子死孝。」同歸九泉足矣。若等會當見捨賊之尸粉也。言畢負銀瓶投於宅之東南井死焉。宅址即今杭之按察司也。後按察使梁公立大亭覆其井，傍曰孝娥井。蜀劉瑞銘曰：天柱絕日爲月禍，忠烈姦讐

藥呌父冤莫雪，赴井抱瓶泉化血。血如覽，憤如鐵，曹泣之娥持爾節。噫嘻井可竭，名不可滅。詩曰：「列有休光此之謂也。」

〔三〕二程之母增補列女傳

程母者姓侯氏，程大中公珦之妻。明道伊川二程夫子之母也。母事舅姑，内外聞其孝。大中公性剛斷，處家嚴厲，母敬之以禮。平居如對太賓然。是故大中公多內助禮敬特甚。而母益謙順，自牧固，或憮焉雖小事，未嘗專。必稟命而後行。治家有法，不嚴而整，不喜笞朴婢侍，或兒女諸子小有呵責，必戒之曰：「貴賤雖

殊人則一也。恕僕妾之過，惟恐有傷獨子。有過小，則詰責大。責則請命於大中公，必求其改。而後止。嘗曰：「子之所以不肖，皆母蔽其過，則父不知而無由以正之。」故二程夫子于飲食衣服，一無所擇。學成大儒，續千載不傳之道統，而有宋一代名儒多出其門下。後世頌程母之教，為不衰也。詩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此程母之教之謂也。

十四 河南尹母增補列女傳

尹母者姓陳氏。河南和靖處士尹焞之母也。母憂家整肅，雖貧屢不為戚然。焞童幼即教之動止語默，使

答于禮部長授以經義。聞程伊川先生有教命，焞往師事之。行矣戒之曰：「學有本原，必求其得。耕弗獲，苗弗畜。弗貴也。」紹聖初，焞應舉，發策語不善，不對而出。告伊川先生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先生曰：「子有母在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也。」伊川先生聞之，嘆曰：「賢哉母也！」焞于是終身不就舉。聚徒力學，為士君子所宗仰。而母之賢益彰。矣。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尹母之教也。

十五 徐君寶妻增補列女傳

徐君寶妻者，張氏之女。徐君寶之妻也。時岳州破，張

氏被虜云古志矢志不汚自憲，亂軍中卒難表白。乃舉間題詞於壁，其詞名滿庭芳。詞云漢上繁華江南人物尚遺宣政風流綠慾朱戶十里爛銀鈎。一旦刀兵齊舉，旌旗擁百萬貌貅長驅入歌樓舞榭風捲落花愁。清平三百載典章文物掃地俱休。幸此身未死猶客南州，破鏡徐郎何在空惆悵相見無由從今後斷魂千里夜夜芻陽樓書罷赴水而死君子謂寶妻臨難而有節詩云彼其之子貪命不渝此之謂也。

十六 宋之朱娥古今列女傳

朱娥者越州上虞朱回女也母蚤亡養于祖媼諱娥

十歲里中朱顏與媼競持刀欲殺媼一家驚潰獨娥號呼突前擁蔽其媼手挽顏衣以身下墜顏刀曰寧殺我無殺媼也媼以娥故得脫娥連被數十刀猶手挽顏衣不厭顏忿恚斷其喉以死。夏聞賜其家粟帛其後會誓令為娥立像于曹娥廟歲時配享焉。

十七 張氏之女古今列女傳

張氏羅江士人女其母楊氏寡居一日親黨有婚會母女偕往其東庫雍乙者從行既就坐乙先反會罷楊氏返則乙死於庫莫知殺者主名提點成都府路刑獄張文饒疑楊有私懼爲人知殺乙以濁口遂命

石泉軍効治楊言與女同榻實無他遂逮其女考掠無實吏乃掘地為坑縛母子于其內旁列熾火間以禾沃之絕而復蘇者屢辟終不服百女謂獄吏曰我不勝苦毒將死矣願一見母而絕吏憐而許之既見謂母曰母以清潔聞柰何受此汙辱寧死華_上楚不可自誣女今死死將訴冤於天言終而絕於是石泉連三日地大震有声如雷天雨雪屋瓦皆落邦人震恐甚官李志寧疑其獄久具示冠禱于天俄假寐坐廳復恍有猿墜前驚悟呼吏卒_下察之不見志寧自念夢兆非殺人者袁姓乎有門卒忽高張氏饋食者

曰袁大明日袁至使吏執之曰殺人者汝也袁色動遞曰吾憐之久矣願就死問之曰適盜庫金會誰取遂赦之楊乃得免時女死_今數日也獄上郡榜其所居曰孝感坊

十八 趙氏之女古今列女傳

趙氏，貝州人。王則反，聞趙有殊色，使人劫致之，欲納為妻。趙日號哭，慢罵求死。賊愛其色，不殺，多使人守之。趙知不能脫，乃紿曰：「必欲娶我，宜擇日以禮聘賤從之。」使取其家，家人懼其自殞，得禍于賊，益使人守視。賊具聘幣，盛輿從來迎。趙與家人訣曰：「吾不復取此。」

卷中
十
矣問其故答曰豈有為賊汗辱至死而尚有生理乎
宋人曰汝忍不為家族計趙曰第無患遂涕泣登輿
而去至州廨舉簾視之已自縊輿中死矣尚昏夜甲
負外郎張寅有趙女詩

詩云

羨色從來禍所嬰。賊修婚禮強來迎。
登輿泣與家人訣。汚辱如斯不苟生。
就死從容世所難。屹然高義重於山。
莫言殊色為身累。留得香名汗竹間。

十九 徐氏之女 古今列女傳

徐氏和州閼中女也適同郡張弼建炎三年春金人
犯淮楊官軍望風奔潰多肆虜掠執徐欲汗之徐瞋
嗔目大罵曰朝廷蓄汝輩以備緩急今敵犯行在既
不能赴難又乘時為盜我恨一女子不能引劍斷汎
頭以快衆情肯為汝辱以苟活耶第速殺我賊恚以
刃刺殺之投江中而去

二十 王氏貞婦 古今列女傳

王貞婦夫家臨海人也德裕二年冬元兵入浙東婦
與其舅姑夫皆被執既而舅姑與夫皆死主將見婦
誓縊義欲囚縊之婦號慟欲自殺為奪挽不得死夜

吳本醫
指血題

詩子石

上云

峴

君王無

道妻嘗

災棄女

道妻嘗

捨兒逐

馬來夫

面不知

何日見

妾身還

向幾時

回兩行

悉淚偷

頻滴一

對愁眉

鎖不開

遙望東

卿何處

是程子

云年家

哀

其誠死許之然防守益嚴明年春師還挈行至嶺乘

期即惟命苟不聽我終死耳不能爲若妻也主將恐

為之裹是不天也不天之人若將焉用之願請爲服

聲青楓嶺下臨絕壁婦侍守者少懈齧指出血書字

山石上南望慟哭自投崖下而死後其血皆漬入石

間盡化爲石天阻隂雨即墳起如始晝時元至治中

旌爲貞婦郡主立石祠嶺上易名曰清風嶺

〔九一〕譚氏之婦古今列女傳

譚氏婦趙吉州永新人元至元十四年江南既內附永新復舉城自守元兵破城趙氏抱嬰兒隨其舅姑同匿鄉校中爲憚卒所獲殺其舅姑執趙欲汗之不可脇之以刃曰從我則生不從則死趙罵曰吾舅死於汝吾姑又死於汝吾與其不義而生寧從吾舅姑以死耳遂與嬰兒同遇害血漬於礼殿兩楹之間入輒專爲婦人與嬰兒狀久而宛然如新或訝之磨以砂石不滅又鋸以熾炭其狀益顯

〔九二〕謝枋得妻古今列女傳

謝枋得之妻李氏饒州安仁人也色羨而慧通文

訓諸書嫁枋得夏舅姑奉祭待賓皆有礼枋得起兵
守安仁兵敗逃入閩中武萬戶以枋得豪傑恐有扇
變驕構捕之根及其家人李氏携二子匿貴溪山荆
棘中採草木而食至元十四年冬元兵蹤跡至山中
念曰苟不獲李氏屠而壘李閨之曰豈可以我故累
入吾出夏塞矣遂就俘明年徙囚建康或指季言曰
是當沒入矣李閨之撫二子淒然而泣左右曰雖沒
入將不失為官人妻何泣也李曰吾豈可嫁二夫邪
顧謂二子曰若幸生還善夏吾姑吾不得終養矣是
夕解裙帶自經獄中死

九三

韓氏之女增補列女傳

韓希孟者宋韓魏公琦五世之孫女也少明慧知讀
書嫁襄陽之賈瓊時始字確供婦職會元兵破巴陵
爲卒所掠將獻其生孟時年十八知不可免衆間作
詩丁律畫之以藏于練帶中其詩曰我質本瑚璉宗
廟供蘋蘩一朝嬰禍難失身戎馬間寧當血及死不
作社席完漢上有王猛江南無謝安長號赴洪流激
烈摧心肝遂赴水死三日後其屍始出因于練帶中
見其詩句觀者爲之慄然君子謂韓氏希孟辭而有
節孟軻氏曰威武不能屈此之謂也

陳堂前漢州雒縣王氏女節操行儀為鄉人所敬但呼曰堂前猶私家尊其母也堂前年十八取同郡陳安節歲餘夫卒僅有十子舅姑無生夏堂前歎泣告曰人之有子在奉親克家尔今已無可柰何婦願幹蛊古如子在日舅姑曰若然吾子不亡矣既葬其夫事親治家有法舅姑安之子日新年稍長延名儒訓導既冠入大學年三十卒二孫曰岡曰紱音咸篤學有聞初堂前取陳夫之妹尚幼堂前教育之乃笄以厚礼嫁遣舅姑亡妹求分財產堂前尽遣室中所有

無斲音斤色不丰年妹所得財為夫所罄乃取悔堂前為買田造屋撫育諸甥無已異已子親屬有貧窶不能自存者收養婚嫁至三四十人自後宗族無慮百數里有故家甘氏貧而質其妻於酒家堂前出益贖之俾有所歸子孫遵其遺訓五世同居並以孝友儒業著聞乾道九年詔旌表其門閭云

王氏利州路提舉常平司幹辦公夏劉當可之母也紹定三年就養興元元兵破蜀提刑龐援檄當可詣行司議夏當可捧檄自母王氏歎然勉之曰汝食君

祿豈可辭。難當可行。元軍屠興元。王氏義不辱。大罵投江而死。其婦杜氏及婢僕五人咸及于難。當可聞。變奔赴江濱。虎得母裘以啟詔。贈知義郡夫人。

卷六 詹氏之女 古今列女傳

詹氏女蕪湖人。紹興初季十七淮寇號一窯蜂。椎破縣。女歎曰。父子無俱生理。我計決矣。頃之賊至。欲殺其父兄。女超而前拜。曰。妾雖棄陋願執巾帚。以夏持軍贖父兄。命不然。父子併命無益也。賊歎。父兄縛女麾手。使亟去。無相忘。我得侍將軍。何所憾哉。遂隨賊行數里。過市東橋。躍身入水。死。賊相顧歎駭而去。

卷六 王氏之婦 古今列女傳

王氏婦梁臨川人。歸夫家。總數月。會元兵至。丁夕與夫約曰。吾遇兵必死。義不受汙辱。若後娶。當告我。頃之夫婦被掠。有軍千戶。強使從。已。婦紿曰。夫在仇讐之情。有所不忍。乞取之。而後可。千戶以所得金帛與其夫。而取之。并與一矢。以却後兵。約行十餘里。千戶即之。婦拒且罵曰。砍頭奴。吾與夫誓天地鬼神。寔臨之此。身寧死不可得也。因奮搏之。乃被殺。有同掠脫臼者。道其復越數年。夫以無嗣謀。更娶。議輒不諧。因告其故妻。夜夢妻曰。我死後生某氏家。今十歲矣。後

七季當復爲君婦，明日遣人聘之，一言而合，詢其生與婦死年月日同云。

廿八 顧德謙妻 閨範圖集

宋顧德謙妻張氏事姑甚謹，適夢有以宿世事責之。曰：明日當死於雷覺，而流淚悲噎。姑問之，不敢對。明日果暴風天昏，因念震死既不可免，姑老矣，奈雷聲驚怖何？乃易服出居屋外，桑下立以俟死。雷電大作，漸而靜息，是夜復夢曰：汝實當死，孝念可以償也。

廿九 陳氏代養閨範圖集

宋陳氏年十六而嫁，其夫嵩行戍臨行，囑陳氏曰：我

去生死未可知，倘不來汝能養吾母乎？陳氏應曰：諾。夫果死，陳氏養姑不怠。終無嫁意，父母哀其少而無子，欲嫁之。陳氏曰：夫去時以老母屬我，我已許諾，夫養人老母而不能終，許人以諾，而不能信，何以立於世？欲自殺。父母懼而止。後養其姑八十餘太守聞之，於朝遣使賜黃金四十觔，號曰孝婦。

三十 張氏二良閨範圖集

儀真穀樹灣田家婦張二娘者，事姑極孝。值姑病，劇禱於神願以身代。忽夢老母語曰：汝要姑好，須得人肝。婦曰：我肝可割取也。老母示之曰：肝在此地。婦割

不得肝死已復活忽一乞婆過門儼然夢所見者婦跪請曰割不得肝奈何乞婆曰汝是縱割所以不得用肝必橫割之婦又橫割之肝果吐出自集以食姑姑病頓愈婦始寢昏死已又復活胸肉旬日皆合而刀痕縱橫不除郡邑從父老之請以聞於當道或欲以聞於朝而傷於不經故巡按御史弟植坊旌表之曰割復活古云

趙淮妾古今列女傳

趙淮妾長沙人也逸其姓名德祐中從淮戍銀樹坝淮兵敗俱執至瓜州元帥阿术使淮招李庭芝淮陽

諾至揚城下乃大呼曰李庭芝男子死耳毋降也元帥怒殺之棄其尸江濱妾俘一軍校帳中乃解衣巾金遺其左右且告之曰妾夙事趙運使金其死不葬妾誠不能忘情願因公言使掩埋之當終身事相公無憾矣軍校憐其言使數兵輿如江上接聚斂焚淮骨置瓦缶中自抱持操小舟至急流仰天慟哭躍水而死

趙卯發妻三納行實

元兵徇池州通判趙卯發知夏不濟謂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曰君為命官我為命婦君為忠臣我獨不能為忠臣之婦平寧相從於

地下卯發笑曰此豈婦人女子所能也雍曰吾請先
君死卯發笑止之明日乃散其家貲與弟姪僕婢悉
遣之及師薄城卯發晨起召几上曰君不怠叛城不
敢降夫婦同死節義成又遂與雍氏盛服同縊從客
堂學有二士哭其屍曰生爲大宋人死爲大宋鬼何
以洗此汚清溪一泓水明日伯顏領兵入城深歎惜
之命具棺衾合葬祭其墓而去

遼

卅三 耶律中妻三綱行實

耶律中妻蕭氏小字接蘭天慶中爲賊所執潛置刃

於履誓曰人欲汙我者即死之至夜賊遁而免金兵
徇嶺西中守節死接蘭悲戚不形於外人恆之俄躍
馬突出至中死所自殺

金

卅四 康住住三綱行實

康住住鄆州人夫蚤亡服闋父取之歸家許嚴沂為
妻康誓死弗聽欲還夫家不可得乃投崖而死詔有
司致祭其墓

卅五 李英之妻三綱行實

李英為監察御史在中都妻張氏居瀛州貞祐元年

冬元兵取濰州入其家張盡以所有財物與之既而令張上馬張曰我尽以物與汝猶不見贖我答曰汝品官妻當復為夫人張曰我死則為李氏鬼頤坐不起遂見殺追封隴西郡夫人謚莊潔

九 相琪之妻 三綱行實

相琪妻樂氏有姿色琪為掖縣司吏貞祐二年八月紅襍賊陷掖縣琪與樂氏及子俱為所得賊見樂悅之殺琪及其子而誘樂之奮起以頭觸賊而仆罵曰我豈為大虜所汙者哉賊怒殺之追封西河縣君謚莊潔

九 獨吉氏 三綱行實

獨吉氏平章政使千家奴之女適內族撒合輦撒合輦為中京留守兵圍之撒合輦疽發背不能軍獨吉度城必破謂撒合輦曰公本無功能徒以宗室故嘗在禁近今又為留守受國恩家廩今大兵臨城病不能禦設若城破當率精銳奪門而出携一子走京不能則獨赴京又不能則戰死猶可報國撒合輦出巡城獨吉乃取衣服粧具玩好布之卧榻艷服盛服戒女使曰我死則夫置榻上奉火焚之言訖閉門自經死至入卧戶榻上以衾裹之撒合輦從外至拊榻曰

夫人不辱義我肯辱朝廷卒命焚之少頃城破撤合
輦率死士欲奮鬥出不果投壕水死

卅八 馮妙真三絅行實

馮妙真刑部尚書延登女也適進士張慥興定五年
慥為洛川主簿元兵入鄜延守臣以西路芻粟不至
檄慥詣平涼督之時登為平涼行省員外郎慥欲偕
妙真以往妙真辭曰舅姑老矣雖有叔嫂妾能安乎
子行妾留奉養洛川破妙真從舅姑匿窟室兵索得
之妙真泣與舅姑訣曰婦生不辰不得終執箕箒義
不從辱即携三子赴并死縣人從而死者數十人年

二十四

卅九 蒲察氏三絅行實

蒲察氏字明秀完顏長樂之妻也哀宗遷歸德以長
樂為總領將兵扈從長樂一子在幼出妻柴氏所生
也明秀撫育如已出崔立之變驅從官妻子人自閱
之蒲察聞以幼子付婢僕且與之金幣親具衣棺祭
物與家人訣曰崔立不道強人妻女兵在城下吾何
所逃惟一死不負吾夫耳汝等惟善養幼子遂自縊
而死欣然若不以死為難者年二十七

元

四十一

世祖昭睿順聖皇后

古今列女傳

世祖昭睿順聖皇后名察必弘吉刺氏濟寧忠武王按陳之女也生裕宗中統初立為皇后至元三十年三月授冊宝上尊號貞懿昭睿順天睿文光應皇后一日四怯薛官奏割京城外近地牧馬帝既允方以圖進后至帝前持諫先陽責大保劉秉忠曰汝漢人聰明者言則帝聽汝何爲不諫向初到定都時若以地牧馬則可今軍民俱分業已定奪之可乎帝默然命寢其寔后嘗於太府監支繒帛表裏各一帝謂后曰此軍國所需非私家物后何可得支后自是率官人

親執女工拘諸曰弓絃練之緝_声侵入為紬以為衣其靉暗密比綾綺宜徽院羊臘_音皮置不用后取之合縫為地毯_声其勤儉有節而無棄物類如此十三年平宋幼王朝于上都大宴衆皆歡甚唯后不樂帝曰我今平江南自此不用兵甲衆人皆喜尔獨不樂何耶后跪奏曰妾聞自古無千歲之國母使吾子孫及此則幸矣帝以宋府庫故物各聚置殿庭上召后視之后徧視即去帝遣官者追問后欲何所取后曰宋人貯蓄以遺其子孫子孫不能守而取於我我何忍取一物耶待宋太后全氏甚厚胡帽舊無前簷帝

因射日色炫玄去声自以語后始製前簷又製崇前
有裳無社後長倍於前無領袖綴以兩襟音以便弓馬
時皆攸之后性明達國政左右有力十四年二月崩
成宗即位追謚焉

四 闕文興妻古今列女傳

闕音文興妻王氏名醜々建康人也文興從軍漳州
爲其萬戶府知事王氏與俱行至元十七年陳吊眼
作亂攻漳州文興率兵與戰死之王氏被掠義不受
辱乃給船音賊曰俟吾葬夫即汝從也賊許之遂脫得
負屍還積薪焚之火既熾遲去即自投火中死至煩

三年夏聞贈文興侯爵謚曰英烈王氏曰貞烈夫人
有司爲立廟祀之号雙節云

四 馮氏淑安古今列女傳

馮氏名宋安字靜君太名宦家女山陰縣尹山東李
如忠繼室也如忠初娶蒙古氏生子任數歲而卒大
德五年如忠病篤謂馮曰吾已矣其柰汝何馮氏引
刀斷髮自誓不他適如忠歿兩月遺腹生一子名伏
李氏及蒙古氏之族在北聞如忠歿於官家多遺財
相率來山陰馮氏方病衆間取其賞及子任以去馮
不與較一室蕭然惟餘如忠及蒙古氏之柩而已朝

夕哭泣，隣里不忍聞。父之靈，衣權厝。音措二板載集山下，携其子廬墓側。時年始二十二，羸形苦節，爲女師以自給。父母來視之，憐其孤苦，欲使更嫁。人罵汙面，流血，不肯從居。二十年，始護喪，輦葬汝上齊魯。人聞之，莫不嘆息。

四三 趙氏孝婦古今列女傳

趙孝婦，德安應城人。早寡，賣姑。孝家貧，傭織於人。得羨，必持歸奉姑。自啖糲糲，闌入不厭。嘗念姑老，一且有不諱，無由得棺。乃以次子鬻富家，得錢百緡，買杉木治之。棺成，置于家南隣。失火時，南風烈甚，火

勢及孝婦家。孝婦亟扶姑出避，而棺重不可移，乃撫膺大哭。曰：「吾為姑賣兒得棺，無能為我故之者。」苦莫天焉。言畢，風轉而北。孝婦家得不焚。人以為孝感所歟。

四四 俞新之妻古今列女傳

聞氏，紹興俞新之妻也。太德四年，新之歿。聞氏年尚少，父母慮其不能守，欲更嫁之。聞氏曰：「丁身二夫，烈婦所耻。妾可無生，可無耻乎？」且姑老子幼，妾去，當念誰視也？即斷髮自誓。父知其志，乃不忍強。姑久病，風且失明。聞氏手滌溷渾去聲穢，不怠時漱江上，堂舐

其目為復明及姑卒家貧無資傭工與子親負土
葬之朝夕悲號聞者慘惻鄉里嘉其孝為之語曰欲
學孝婦當問俞母

四五 李氏智貞 古今列女傳

李智貞建寧浦城人父子明無子智貞七歲能讀書
九歲母病調護甚謹及卒哀慟欲絕不茹葷三牛治
女工供祭祀及奉父甘旨不少鄉里稱為孝女父嘗
許為鄭全妻未嫁從父客邵武邵武豪陳良悅其慧
強納采求聘智貞斷髮拒之且數自求死良不能奪
卒歿全豆舅姑父母皆有道恭定間全病歿智貞悲

泣不資數日而死

四六 趙彬之妻 古今列女傳

趙彬妻朱氏名錦哥洛陽人也天曆初西兵掠河南
朱氏遇兵五人被執逼與亂朱氏拒曰我良家婦豈
從汝賊耶兵怒提曳舊楚之朱氏度不能脫即給謂
之曰汝幸棄我令後井傍有壅金當發以遺汝兵信
之乃隨其行朱氏得近井即抱三歲女踴身赴井中
死

四七 李景文妻 古今列女傳

李景文妻徐氏名彩鸞字淑和浦城徐嗣源之女略

通經史每誦文天祥六歌必為之感泣至正十五季
青田賊寇浦城徐氏從嗣源逃旁近山谷賊持刀欲
害嗣源徐氏前曰此吾父也寧殺我賊禽父而止徐
氏徐氏語父曰兒義不受辱今必死父可速去賊拘
徐氏至桂林橋拾炭題詩壁間有惟有桂林橋下水
千年照見妾心清之向乃厲色罵賊投于水賊競出
乏既而乘間復投水死

四八 俞士淵妻古今列女傳

俞士淵妻童氏嚴州人姑性嚴待之寡恩童氏柔順
以夏乏無少拂其意者至正十三年賊陷威平官軍

復之已乃縱兵剽掠至士淵家童氏以身蔽姑衆欲
汙之童氏大罵不屈一卒以刀擊其左臂愈不屈又
一卒斷其右臂罵猶不絕衆乃皮其面而去明日乃
死

四九 惠士玄妻古今列女傳

惠士玄妻王氏大都人至正十四年士玄病革王氏
曰吾聞病者糞苦則愈乃嘗其糞頗甘王氏色愈憂
士玄囑王氏曰我病必不起前妾所生子汝善保養
之待此子稍長即從汝自嫁矣王氏泣曰君何為出
此言耶設有不諱妾義將死尚復有佗說乎君幸有

兄嫂此兒必不失所居數日士玄卒比墓王氏遂居墓側蓬首垢面哀毀逾禮常以妻子置左右飲食寒燠惟恐不至歲餘妻子亦死乃哭曰無復望矣屢引刀自殺家人驚救得免至終喪親曰皆携酒禮祭士玄于墓祭畢衆欲行酒王氏已經死於樹矣

〔五〕 李仲義妻 閨範圖集

元李仲義妻劉氏女也至正十二年房山縣大饑平章事哈喇不花兵乏食執仲義欲烹之劉氏聞之遽往涕泣伏地告曰吾夫瘦小不可食吾聞婦人肥黑者味美吾肥且黑願就烹以代夫死兵遂釋其夫而

烹劉氏聞者莫不哀之

〔五〕 張氏義婦 三綱行實

張義婦濟南人歸里人李伍伍與從子零戍福寧未幾死戍所張養舅姑甚至父母舅姑病凡剗股肉赦不懈及死喪葬無遺禮既而歎曰妾夫死數千里外不能歸葬者以舅姑父母在無所仰故也今父母舅姑死而夫骨暴棄遠土妾敢愛死乎乃卧積冰上誓曰天若許妾取夫骨虽寒甚當不死踰月不死乃大召其夫于衣以行行四十日至福寧見零問夫葬地則榛莽四塞張哀慟欲絕夫忽降于童告張死時

事且指骨所在，慶張如言，發得之，持骨祝曰：爾信妾夫邪？入口當如冰，疎如膠已。果然官義之上府旌門復家。

國三 李氏冬兒 三綱行實

李冬兒甄城丁從信妻也。年二十三從信歿，服闋，父母呼歸問曰：汝年少居孀，又無子，何以自立？吾為汝再擇婿，何如？冬兒不從，詣從信冢哭，欲縊墓樹上。家人防之，不果。日暮還從信家，夜二鼓入室，更新衣，自經死。

國三 五十三妻 三綱行實

貴哥同知宣政院夏羅五十二妻也。天曆初五十三得罪，貶海南籍。其家詔以貴哥賜近侍卯罕。卯罕親率車騎至其家迎之。貴哥度不能免，念婢僕以飲食延卯罕於廳，莫如既，自經死。

國四 臺叔齡妻 三綱行實

臺叔齡妻劉氏，順寧人。粗知書，克修婦道。一日地震，屋壞，壓叔齡，不能起，家復失火。叔齡母前救不得，欲就焚。叔齡望見呼曰：吾已不可得出出，當亟救吾母。劉謂夫妹曰：汝救汝母，汝兄必死。吾不用復生矣。即自投火中死。火滅，家人得二尸。燼中猶手相握，不開官。

嘉其烈上于朝命錄付史臣

五五 湯輝之妻三綱行實

湯輝妻張氏處州人會兵亂家賊先已移入山岩夫與姑共守之舅以疾未行張歸任藥膳且以輿自隨既而賊至即命以輿載其舅而已遇賊賊以刀脅之曰從我則生不則死張掠髮整裳請受刃賊未忍殺張懼汗雨奪其刃自刺死年二十七

五六 張氏之女三綱行實

張氏女高郵人城亂賊知張有姿艷叩其家索之女方匿複宇間賊將害其父母女不得已乃出拜賊賊

即伏地呼其父母為丈人嫗而以女行女欣然從之過橋投水死

五七 周婦毛氏三綱行實

周婦毛氏松陽人姿色至正十五年隨其夫避亂麻鷺山中為賊所得脅之曰從我多與若金否則殺汝毛曰寧剖我心不願汝金賊以刀磨其身毛大罵曰碎骨賊汝碎則真我碎則香賊怒剗其脇而去

五八 吳守正妻三綱行實

吳守正妻禹氏名淑靖紹興人至正十六年徙家崇德之石門淑靖嘗從客謂守正曰方今群盜蜂起萬

一不測，妾惟有死而已。不使人汙此身也。是年夏盜陷崇德，淑靖倉皇携八步女登舟以避。有盜數輩奔入其舟，將犯淑靖。淑靖乃抱幼女投河死。

五九 黃仲起妻 三綱行實

黃仲起妻朱氏，杭州人。至正十六年，張士誠寇杭州。其女臨安奴倉皇言曰：「賊至矣，我別母，求一死也。」俄而賊驅諸婦至其家，且指朱氏母子曰：「為我看守日暮，我當至也。」朱聞之懼，受辱遂與女俱縊死。妾馮氏見母子已死，嘆曰：「我生何為，徒受辱耳！」亦自縊死。繼而仲起才妻蔡氏抱幼子玄童，與乳母湯氏皆自縊。

六十 焦士廉妻 三綱行實

焦士廉妻王氏，博興人。養姑至孝，至正十七年毛貴作亂，官軍競出虜掠。王被執，給曰：「我家墓田有藏金，可共取也。」信之，隨王至墓所。王哭曰：「我已得死所矣。」寶無藏金，汝可於此殺我，乃與妾杜氏皆遇害。

六一 趙洙之妻 三綱行實

趙洙妻許氏，集賢太學士有壬之姪女也。至正十九年，紅巾賊陷遼陽，洙以叱罵賊見害。許不知也，賊甘言誘許，令指示金銀之處。許大言曰：「吾詩名冠冕，故家

不幸遇難，但知守節而死。他皆不知也。賊以刃脅之，許色不變已而知其夫死，因慟哭仆地罵聲不絕口。且曰：吾母居武昌，死于賊。吾女兄才亦死賊。今吾夫又死焉，使我得報，汝當醯汝矣。遂遇害。

〔六二〕 鄭淇之妻 三綱行實

鄭淇妻羅氏，名妙安，信州弋陽人。幼聰慧，能暗誦列女傳。年二十歸琪，家世宦族，同居百餘口。羅執婦道無間。言至正二十年，信州陷，羅度弋陽去州不遠，必不免於難，輒取所佩刀淬礪，令銛甚。琪問何為，對曰：時事如此，萬一遇難，爲自全計耳。已而兵至，羅自

刎死，年二十九。

〔六三〕 柯節之婦 三綱行實

柯節婦陳氏，石梁人。至正二十一年，海賊劫石梁，其夫適在縣郭。陳出避賊道，與賊遇，被執。以行，陳且行且罵。賊亂搘之挾以登舟罵不已。忽振厲自投江中。其父方卧病，見其女至，呼之不應。駭曰：吾豈夢邪？既而有自賊中啟者，言陳死狀，乃知其鬼也。明日屍逆流而上，止石梁岸傍。時盛暑，屍已变。其夫驗其背，有黑子，乃慟哭曰：是吾妻也！卽斂之。

〔六四〕 張思孝妻 三綱行實

張思孝妻華氏為貊高兵所執，以不受辱，見殺。其婦劉氏僵壓姑屍大罵不已，兵併殺之後，家人殮其屍，婦姑之手猶相持不捨。

〔五〕 安志道妻 三綱行實

安志道妻劉氏順州人。志道及劉氏之才明理並進士第。劉避兵匿巖穴中，軍至欲汙之。劉曰：「我才與夫皆進士也，我豈受汝辱乎？」軍士以兵磨其體，劉大罵，不輟聲。軍怒，乃鉤斷其舌，令呑糲而死。

〔六〕 宋謙之妻 三綱行實

宋謙妻趙氏太都人。兵破太都，趙氏子婦溫氏高氏

孫婦高氏、徐氏皆有姿色，合謀曰：「兵且至矣，我等豈可辱歟？」以苟全哉。趙即自經死。諸婦四人，諸孫男女六人，衆妾三人，皆赴井而死。

〔七〕 慈母柴氏 閨範圖集

元秦閨夫繼室柴氏生一子，與前妻子俱幼。值閨夫死，柴氏鞠之無二心。時有惡少與張福為仇，誣其事，連坐柴氏長子法當誅。柴氏引次子詣官泣訴曰：「從惡吾次子非長子也。次子曰：『寔我之罪加於兄。』」之至死不易言。官反疑次子非柴氏所出，問之，他內始得其情。官義柴氏之行，爲之斷案曰：「婦執義而不忘

其夫之命予趨死而能成其母之志此天理人情之至也乃為之降宥其罪

新續列女傳卷之中終

